



懷幽卷蹟，修護以道

《群仙圖》冊頁錦匣之形制窺探與修護

■ 廖欣冠

國立故宮博物院南部院區「品牌的故事——乾隆皇帝的文物收藏與包裝藝術」特展，精選乾隆親自設計或為其獨家定製的藏品展出。其中，有一件為冊頁《群仙圖》定制的錦匣引起了策展人的注意。此件錦匣外掀蓋內嵌「壽」字，製作工藝考究，匣蓋上加貼有一個籤條，文曰：「宣統十年三月十七日賞溥傑」，可知其從清中期到清末都被珍藏保存，並在清末被作為皇室餽贈之禮，具有相當的重要性，故予以修復並展出。



圖1 清 西清續鑑 鏡匣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何為「匣」

《韓非子·外儲說左上》曰：「楚人有賣其珠於鄭者，為木蘭之櫃，薰以桂椒，綴以珠玉，飾以玫瑰，輯以羽翠。鄭人買其櫃而還其珠。」文中所說的「櫃」就是指「匣」，由此可知，春秋戰國（前 770- 前 221）時已有這一類包裝外匣的存在。所謂「匣」即經過設計且用於保護或盛裝物品的硬質包裝材，原則上「匣」是一個較大的範疇，諸如：匣、盒、套等都可涵蓋其中。隨著時代演進，它不僅被用於器物，也用於書畫、書籍等藏品，並隨著製作材料的發展呈現多樣化。因此「匣」也演變出許多樣式，例如木材、紙板等硬質材料黏製而成的木

匣、錦匣等，且其造型設計別出心裁，如乾隆時的〈西清續鑑〉鏡匣（圖 1）、〈玉英輝映〉玉器匣（圖 2），其內挖槽已符合器型，裡襟以書畫加以裝飾；還有如〈歷代珍藏〉手卷冊頁玉器盒（圖 3），其將木外盒刻成冊頁與手卷的模樣，內以瑱瑯托座裝著玉器；而〈龍香御墨〉（圖 4）則是以仿冊頁造型匣存放墨條，四個造型匣再裝於精雕漆盒中，凸顯匣已不只有包裝功能，就工藝技法來看本身就是一個藝術品。

一般而言，「匣」字多用於盛裝器物，器物造型多不規則，可單件成匣，有內襯且通常只有一面開蓋拿取；而書冊不似器物，多成套又方正，且一套書可能有數冊，故書籍的包裝



圖2 清 玉英輝映 玉器匣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3 清 歷代珍藏（手卷、冊頁、玉器盒）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4 清 龍香御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多採取能完全展開至平面的「函套」設計，以利用取。葉德輝《清林書話》中〈卷一·總論刻書之益〉寫道：「書之稱函書稱函者，義當取於函人之函，謂護書也。漢時卷子裹之以袂，其名曰表。……總而論之，梁以前表以裹書，梁以後表以函書。故表之名微，而函之名著矣。」以上可知，「函套」是一種由書包袱衍變而來的硬質保護外殼。它保留了軟質書包袱開合的構思，雖是硬質外殼，卻可以如同袱子一樣，可以在扣合時成為立體，展開時又舒展成平面。

清朝康熙年間（1662-1722），內務府造辦處剛成立時，即編設「匣作」一組，由此可看出其重要性，又在《清宮造辦處各作成做活計清檔》可見到關於匣作的紀錄：

雍正元年 二月

旨著做黃紙簽的黃絹面合牌匣三十個，欽此。

雍正元年 七月

旨著配作楠木單蓋匣一件，欽此。

而到了乾隆年間（1736-1795），匣作的樣式趨於多元，形式各異，有些甚至需要先有樣稿，皇帝批准後才能製作，且製作的數量也較多，記載如下：

乾隆元年

旨著做楠木胎糊錦假書式匣一件，假淳化帖式匣兩件，欽此。

旨著做匣二個，或做鑲嵌紫檀木匣，或做糊錦匣，先畫樣呈覽准時再做，欽此。

乾隆四年

各式手卷匣一百三十箇隨囊，十六件。

提樑匣一箇。



圖5 清 群仙圖 冊頁錦匣 錦匣修復前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旨著配合手卷盛裝，欽此。

湯用彤在《舊都文物略》有云：「前清盛時，都人士競尚侈靡，饋遺陳設之品，必美其裝飾，於是錦匣以起，應用甚廣。」可見「匣」發展至清代其重要性不減反增，當時，甚至已有學者對其製作材質與工藝進行專門的研究和論述，如清初周二學（生卒不詳）《賞延素心錄》中記載：「小畫作匣，用香楠木，長短闊狹，隨畫定制。……大畫作櫥，用豆瓣楠，次則香楠木。高亦隨畫定制，闊止二尺，深可尺餘，一門開展，一門藏樺。……卷冊用舊錦作囊，或紫白檀作匣，匣內襯宣德小雲鸞白綾，以檀末糝新棉花為胎，不但展舒發香，且能闢蠹。」可知當時「匣」的製作材主要選用貴重的楠木、

檀木等。在製匣時，依對象而製，大畫做櫥有門方便拿取，卷冊等由於易有蟲蛀，對材料的選擇除了須講究美觀，還要能避蟲蝕。

《群仙圖》冊頁錦匣之形制

《群仙圖》（圖5）冊頁的外包裝為錦匣，該內胎結構由十塊紙板構成，分別為上蓋、右牆、上內掀蓋、上牆、底板、下牆、下內掀蓋、左牆、外掀蓋等。（圖6）

其中，外掀蓋上嵌一「壽」字，這一「壽」字可分三部分取下，構型分別為類似「生」的上部、似「冂」的中部、似「乚」的下部，其中，中部的「冂」已經遺失。此字造型是依據篆書體的「壽」字，並將篆書的圓轉角改成直角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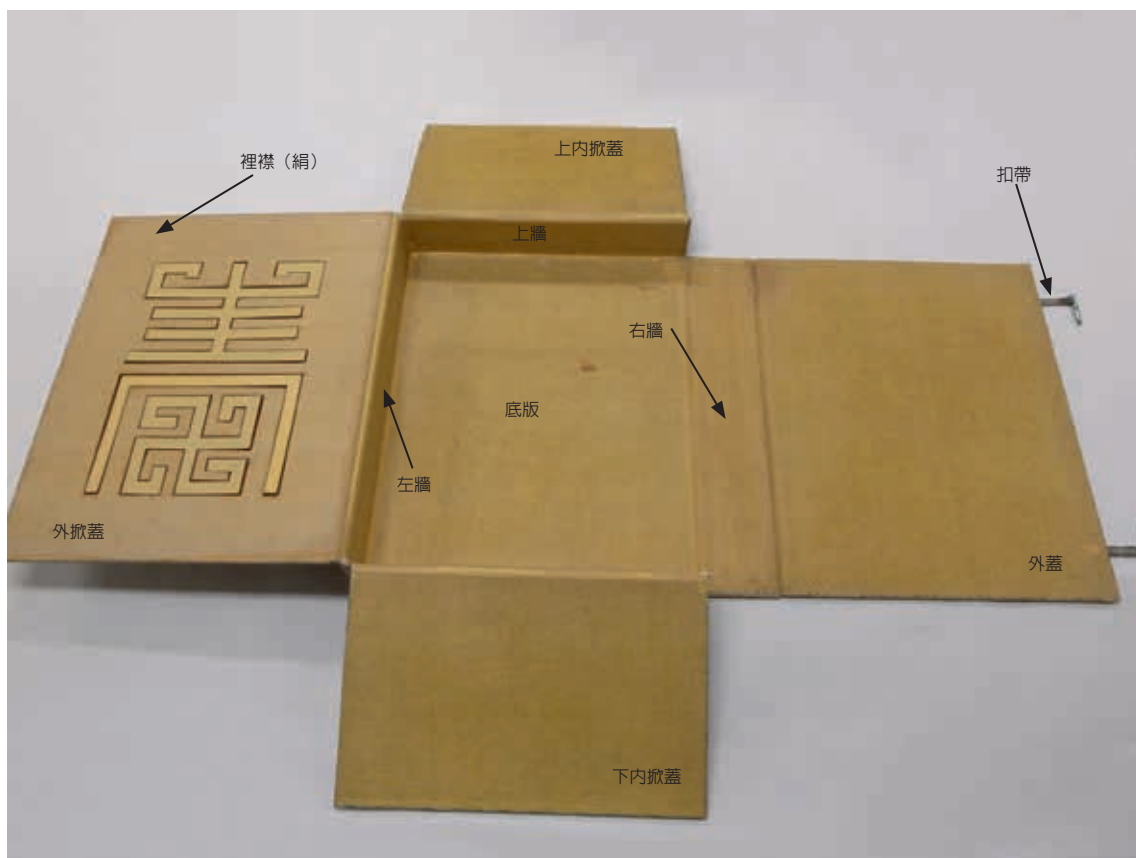


圖6 清 群仙圖 冊頁錦匣（修復後）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錦匣展開及各部位名稱

構思，此字下方部分則使用了「壽」字篆體的變形而設計出了一個「卍」字，巧妙的結合「壽」與表吉祥的「卍」於一字，有萬壽無疆之意。每當展開此套冊頁時，一開匣即可見鑲嵌於外掀蓋的「壽」字，且「壽」字活動可以拆下，當拆下「壽」字後，上下內掀蓋的小龍錦又透過「壽」字嵌洞隱隱顯露，於是從開匣見「壽」、取下「壽」字、又見「壽」字，可謂層次井然又饒富趣味。

錦匣的表面貼裱共使用了三種宋錦：¹黃地四合如意蝠紋壽字錦、藍地團紋壽字錦，以及白地小雲龍錦。（圖7）值得一提的是，藍地團紋壽字錦曾出現於乾隆朝〈清陳孝泳書跋〉的包首中，²而其他兩種宋錦不同於常見於裝裱的

匣錦，可能是織工為祝壽所設計的錦緞，其中黃地四合如意蝠紋壽字錦，安排壽字與蝙蝠搭配成天華錦的樣式，³匠心獨具。

據《大清會典》指出：「皇帝所服為五爪金龍。」，並明訂：「凡五爪龍緞、立龍緞、團補服……官民不得穿用。若頒賜五爪龍緞立龍緞，應挑去一爪穿用。」由此可知此五爪龍只有皇帝能使用，而此匣之白地小雲龍錦中的龍紋就是五爪龍，無論是錦的樣式或冊頁的內容都與「壽」或是「長生」有關連，推測可能為皇帝祝壽而特製。

錦匣的內部所糊貼的布料稱為「裡襟」，此處共黏貼兩層，分別是明黃色綾與明黃色軟絹，綾布糊貼在已經斷裂的絹布上，由此判斷

位置	匣面、外掀蓋	活動壽字、搭扣、扣帶	內掀蓋
錦布紋樣			
	黃地四合如意蝠紋壽字天華錦	藍地團紋壽字錦	白底雲地小龍錦

圖7 清 群仙圖 冊頁錦匣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錦匣錦布使用的位置表

原本匣體內的裱綾曾經破損過，不堪使用，於是重新糊上新耿絹作為修理材料。匣蓋上加貼一個題簽，記載「宣統十年三月十七日賞溥傑」，可知其在清末仍為皇室餽贈之禮，又此錦匣有被數次修復的痕跡，直至清末都被珍藏保存，足見其重要性。

縱觀整體，此錦匣在展開後並非如一般「錦匣」只有一面能開合，也不似書籍「函套」能完全開展由立體變成平面，它還保留了部分立體結構，乃介於兩者之間的一種設計。

由以上可知，此冊頁錦匣設計非常巧妙，尺寸縱約 59.6 公分，橫約 40.4 公分，高約 6 公分，屬於較大且厚重的冊頁，於是在錦匣結構方面，製作者應是想藉由多一點連接面使匣體結構更堅固，又由於承裝兩本冊頁，必須有兩個以上開口以利拿取，於是此錦匣採類似函套半展開式的設計。

此件錦匣配合冊頁合身量製，精準掌握祝壽的意義，匣面的織錦搭配秀麗典雅，與〈群仙圖〉冊頁相互映襯增添風采，匣體的結構設

計別出心裁兼具實用美觀，乃大氣又不可多得的囊匣作品，故知古代工匠在制匣時，已有根據內容物件靈活變通的概念，不拘泥形式。

錦匣修復前狀況

錦匣的劣化狀況可分為四個部分說明，第一部份主體紙板的劣化有：蟲蛀、脫糊分層、上下板牆已傾倒斷裂、底板右上邊角破損、內掀蓋板與主體斷裂分離。第二部分內嵌「壽」字的損壞有：壽字上部斷裂成三塊，壽字中段部分遺失。第三部分織錦與裡襟劣化包括：於匣體轉摺處織錦多處斷裂、磨損、脫絲、扣帶與搭扣斷裂，錦布與上、下及左牆脫糊分離，裡襟脫糊浮開且斷裂破損並沾有漆，匣底絹布大面積破損等。第四部分包括：泥金題簽邊緣缺損、別子遺失等。（圖 8）由於年代久遠，此錦匣已不堪使用，不復過往樣貌與功能，故藉由此次展覽予以修復，以期恢復往日的功能與樣態。



圖8 《群仙圖》冊頁錦匣劣化狀況 登錄保存處修護紀錄

a. 板牆斷裂傾倒、紙板結構分層鬆散；b. 裡襟脫開、斷裂；c. 紙板蟲蛀、直角磨損；d. 錦布脫開以及磨損脫絲；e. 內掀蓋與匣體斷裂分離；f. 別子遺失、扣帶斷裂脫髒、簽題破損；g. 匣底絹布破損；h. 壽字斷裂、遺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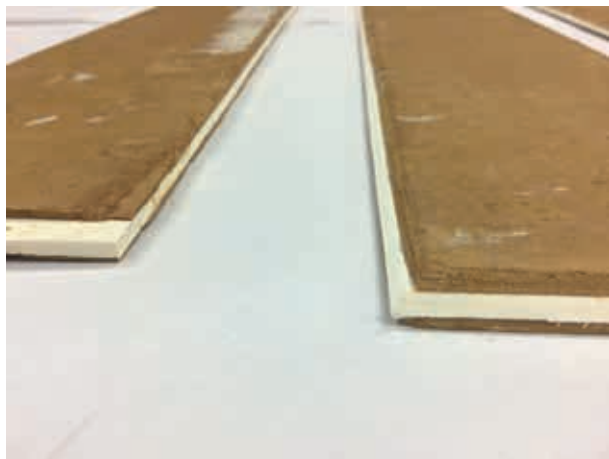


圖9 以無酸卡紙加強結構 登錄保存處修護紀錄



圖10 確認紙板直角 登錄保存處修護紀錄



圖11 整理錦布絲線及斷裂 登錄保存處修護紀錄



圖12 揭除裡襟 登錄保存處修護紀錄

修復過程

根據狀況檢視以及材料分析之後，修復方針將分為「主體紙板修復」、「裱料及題簽修護」、「主體結構復原」、「內嵌『壽字』斷裂接合與缺失補遺」等步驟，分別敘述如下：

主體紙板修復

錦匣的主體板牆是由竹草料紙所黏貼而成之厚紙板，原紙板因嚴重脫糊造成質地鬆軟與分層。初步修復先逐層以漿糊黏合重壓，修復過程中發現紙板因材質老化，黏合後支撐力依

舊不足，故在分層的紙板中，移除少數被蟲蛀導致鬆散、結構不完整的紙層，依照其原來厚度，更換使用無酸卡紙板黏合在中間層以增加強度（圖9），蟲蛀處再以纖維素粉及舊板材填補，最後以細白砂紙打磨、依原尺寸及角度修整各部位紙板（圖10），以利組裝及開合。

裱料及題簽修護

由於錦布脫絲、斷裂嚴重，首先將錦布謹慎地將從匣體揭下，再清洗整理後，於斷裂處拼回（圖11），並以楮皮紙托底待用。因錦匣曾被修復過，而有兩層裡襟。由於前人使用花綾



圖13 斷裂的搭扣及扣帶 登錄保存處修護紀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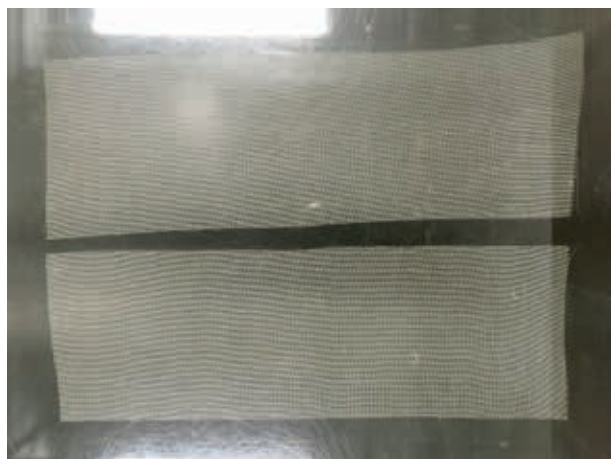


圖14 修復材料疏薄絹 登錄保存處修護紀錄

層尺寸過小，將錦匣拉得過緊，導致盛裝冊頁時，造成板牆撐裂，之後選用黃色耿絹作為修復材料。故將破損的花綾揭除，並保留最後的黃耿絹層。修復時先將兩層裡襟揭下後，小心地將絹布層與綾布層分開（圖 12），揭離之後再清洗絹上殘留的漿糊，於濕潤之際揭除背紙，並重新托底，上板待用。扣帶與搭扣所使用的錦布與活動壽字相同，為壽字錦，因要固定匣蓋，對拉力有相當之要求，是錦匣重要的鎖鑰。而原有舊錦布幾乎斷裂成鬚狀（圖 13），且扣帶長度已不足，故此處選用疏薄絹做為修復材



圖15 底板略小於冊頁約0.7公分 登錄保存處修護紀錄

料（圖 14）來延伸長度。⁴在取下搭扣與扣帶後，浮水並以疏薄絹托底，⁵再以鳳髓宣（由鳳梨葉纖維製成）隱補破損，⁶最後使用甲基纖維素固定小部分浮開之經緯絲線，再依照舊折線折好重壓待用。此錦匣的題簽為泥金紙，簽條上、中部邊緣破損，修補方式為背面鑲補，以相同厚度宣紙為底，使用金色雲母粉染色做為補紙，之後依形鑲補並托底待用。

主體結構復原

在檢視文物主體結構時發現錦匣損壞嚴重，冊頁與錦匣尺寸略有落差，底板尺寸略已小於冊頁 0.7 公分。（圖 15）因前人修復時沒有注意此情況，並於黏合後直接承裝冊頁，造成冊頁緊撐板牆，導致紙板與接合處強度因疲乏而



圖16 以無酸卡紙加大底板四周 登錄保存處修護紀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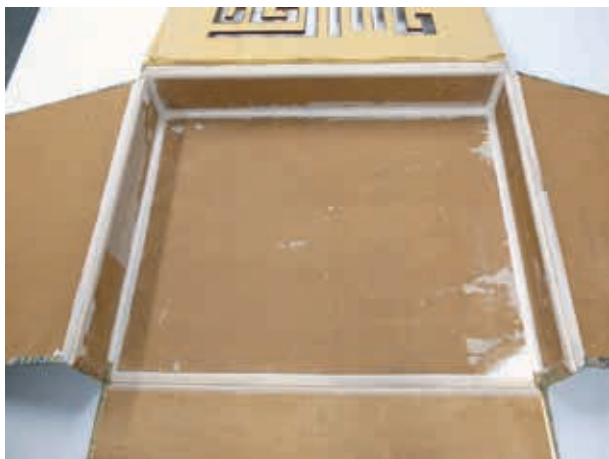


圖17 以波羅宣加固所有接縫處 登錄保存處修護紀錄

斷裂。有鑒於此，本次修復先裁出 0.7 公分無酸卡紙板細條，再圍於底板四邊，以加大底板至符合冊頁的長寬。（圖 16）傳統的錦匣接合工藝技法是將兩塊已倒角的板子緊靠，再糊上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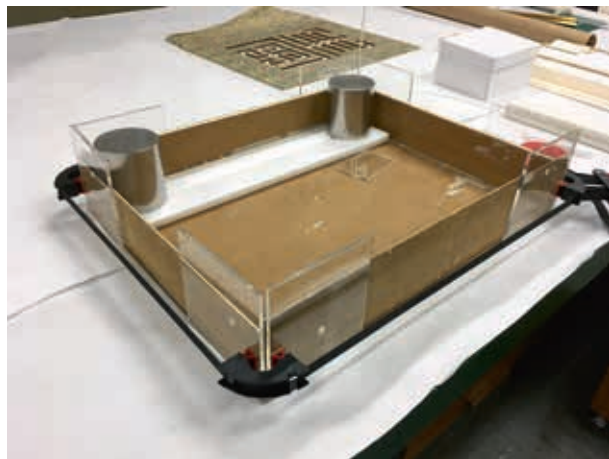


圖18 以夾具固定接合中的匣體 登錄保存處修護紀錄



圖19 糊貼錦布 登錄保存處修護紀錄

布，翻摺處是依靠錦布及絹布的力量來當絞鍊，然而本件錦匣的錦布於原本翻摺處皆已磨耗，若再將修復後的紙板緊靠再糊錦布，翻摺時勢必對舊錦布產生更大的拉力，會使得脆弱錦布

再次折斷。故本次先以鳳髓宣加固所有接合處，並將兩塊倒角紙板中間留 0.1 公分，翻摺內側再用鳳髓宣連接兩塊紙板加固以分擔錦布拉力。（圖 17）再依序對齊直角並接合主匣體（圖 18）、內外掀蓋及匣蓋，待匣體組裝完成，即開始糊貼錦布（圖 19），黏貼時須注意原本翻邊及掀蓋等翻摺位置勿拉得太緊，糊好錦布後，再使用薄細川紙（楮皮類紙）加固所有轉角磨損脫絲處，於包錦完成時，則開始依照原位置沖孔挖槽，安裝扣帶、玉別子及搭扣，最後將黃絹內襟錯開原有折線並糊貼於匣體內側。（圖 20）

內嵌「壽」字斷裂接合與缺失補遺

斷成三段的上部「壽」字，以挖槽並內嵌無酸卡紙的方式樁接斷裂的部分。（圖 21）樁接可以增加斷裂處的強度，以無酸卡紙板做樁，其剛性與原紙板類似，但紙層較鬆散一些，如此一來既可以固定斷裂處，又不會因為樁的剛性太高，而造成舊紙板的損傷。由於複製壽字錦布難度較高，故此以無酸卡紙板與數位列印技術原圖樣，暫時補遺。⁷（圖 22）

修護心得與小結

修舊如舊是文物修復的基本原則，修復結構鬆軟的紙板與殘破缺失的織品，並保留原材料與歷史痕跡，諸如脫絲的處理、清洗、補缺、題簽的修復、材料的選用等，這些修復細節都非常重要。在修復的過程中，非不得已不會變更原本材料，也是修復此件錦匣最大的困難



圖20 黏貼裡襟 登錄保存處修護紀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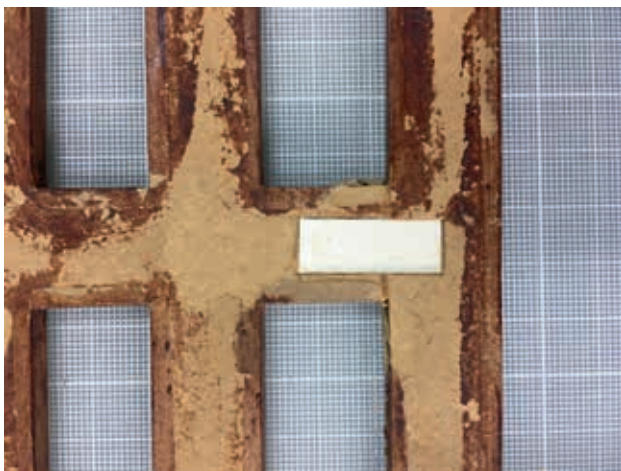


圖21 以無酸卡紙板樁接斷裂處 登錄保存處修護紀錄



圖22 明 沈周 溪山草閣圖 冊頁封面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破損的冊頁封面以數位印刷技術仿製織品圖樣並修補



圖23 《群仙圖》冊頁錦匣修護前後比較 登錄保存處修護紀錄



圖24 《群仙圖》冊頁錦匣修復後 登錄保存處修護紀錄

處。錦匣製作的基本要求是六面稜角分明，因此必須在鬆散的紙板中重建機械性與角度，然而，其中控制紙板的變形、舊錦布拉力的維持與加強以及匣體組裝時的垂直結構等都必須特別注意，修復步驟環環相扣，牽一髮而動全身，尤其此錦匣尺寸較大且其所承裝之冊頁又重，需施作至結構穩固，故施作過程相對困難耗時。（圖 23、24）

最後，囊匣雖為文物的配角，為襯托主體而存在，但精緻之匣其作用不僅能突顯文物之華貴，亦能保護內容物的安全，且能豐富視覺美學，更是滿足玩賞的趣味。此錦匣作為承載《群仙圖》冊頁的外包裝，幾經朝代更迭與遷徙，不免有劣化及損傷，但由所盛裝的冊頁仍完整似新，可知此錦匣為冊頁提供了完善的保護。藉由本次展覽進行修復，使其能與冊頁合璧收藏，不但完整了錦匣與冊頁共同存在的歷史，也重現了其原本祝壽之精妙設計與意義。

修護作業承蒙洪順興副研究員提供建議，以及郭倉妙助理研究員與實習生蔡亞軒先生提供協助，特此感謝。

作者為登錄保存處研究助理

註釋

1. 從織錦的組織結構角度來說，秦、漢時期的織錦以經線顯花形成的經錦為主，隨著織錦技術的發展，唐代產生了以緯線顯花的緯錦。因此，宋朝的織錦技術是在唐代織錦基礎上發展起來的，能夠生產同時以經線和緯線分別顯花的織錦產品，這種產品就是宋錦。邢福增、沈惠、朱艷，〈蘇州宋錦的演變及其價值〉，《四川絲綢》，2006年109期，頁49-51。
2. 余佩瑾，《品牌的故事——乾隆皇帝的文物收藏與包裝藝術》（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17），頁144。
3. 天華錦乃一種滿地規矩紋錦，源於宋代的「八達暈錦」，其最早形式，可追溯到唐代的「雲欄瑞錦」，元代稱「八搭暈」。天華錦的基本構成是用圓、方、菱形、六角、八角形等各種幾何形，作有規律的交錯排列。
4. 「疏薄絹」為織品修復用的材料，輕薄堅固又柔軟。
5. 「浮水」指的是需托底的紙張、織品等文物有斷裂錯位時，物件於濕潤時，利用水的浮力將物件浮起，此時物件自然舒展，再以軟毛筆輕推，將斷裂處的裂口拼在一起。
6. 「鳳髓宣」由鳳梨葉抄製，其機械性能較一般宣紙好，尤其是拉伸能力及耐摺力，彈性較好，在此適合做為翻摺處的加固。
7. 此處借鑒國立故宮博物院登錄保存處洪順興副研究員修復院藏沈周《溪山草閣圖》封面錦布時，曾使用數位列印技術之經驗，特此鳴謝。